



# 港漂港途

新冠疫情肆虐逾年，在香港，這一年的光陰彷彿無聲地拉長，隔離檢疫加上大多數出入口口岸關閉，對外交通幾乎停頓，市民猶如面對「困獸鬥」，一河之隔的內地卻彷彿變得遙不可及……對於到港升學謀生、有意長期發展的「港漂」而言，想家、思鄉的情緒更是難以排解。

兩名留港十年、有一定事業基礎的「港漂」專才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，細說疫下所思所想。個人的情緒及生活苦況，他們總算能平常心承受面對；而年輕一輩的同路人困境，以及疫下香港的人才難關，也同樣叫其記掛。由於疫情關係，有「港漂」屬下的保險業團隊面臨「招一個人、走三個人」境況，部分人不得已離港返回內地；亦有從事兩地人才諮詢的「港漂」指，疫情令身邊不少到港年期較短者對前景愈感迷茫，同時政府運作效率也受影響，讓香港的人才流動性下降，招才更顯困難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# 港漂辭職離港

# 疫下聘一走三

## 與內地親人天涯咫尺難團聚 港人才流動減弱

孤身留港過年 更惜天倫之樂

### 個案1 人才諮詢訴苦

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來自湖北的「港漂」Amber說，這兩年的農曆新年特別難過，去年因為湖北疫情嚴重沒能回家；今年又因為香港爆發而被困香港，「春節沒回去，心裏難免會牽掛家人、長輩和親戚……」

Amber十年前到港念研究生，留港工作幾年後，數年前與朋友在港共同成立了一家人才諮詢公司。過去她經常往來香港與內地，「我有部分家人在深圳，控關前其實還蠻常到處走的」，但自疫情開始後情況已截然不同，「我媽、我外婆，都在湖北，前年(底)到現在，我們都沒有見過面了，今年春節也沒辦法回去。」

「湖北疫情剛爆發時，我家人那邊封鎖小區是很緊急的命令，很多東西沒有準備好，心理上也沒有。我只能通過視頻、微信等保持聯繫，盡量減少他們的焦慮。」Amber苦笑道，「現在就是反過來，內地的情況控制得非常好，反而香港成為了高風險地區，家人都是讓我過年先待在香港。」

Amber老家屬於大家庭，過時過節就30多人一起吃飯；現時孤身一人在港，難免感到落寞和孤單，「我心裏還是牽掛着父母，之前正常的時期沒有好好陪伴父母、家中老人；但疫情發生，突然就失去了陪伴父母的機會，現在會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。」

儘管如此，Amber仍以「隨遇而安」形容當下個人狀態，「大環境下很多東西不可控，所以要用平常心面對。」她說，自己比起一些到港不久的港漂生，感覺生活更穩定，「漂泊感」算較少，「自己在港工作時間長，感觸可能相對少一些；若家人不在身邊，來了香港不久，這種迷茫

感、欠方向的感覺還是非常強烈的。」

### 資深「港漂」嘆疫境阻發展

就她所了解，有些「港漂」因為要帶孩子或疫情問題，選擇短暫返回內地，「但亦有部分非常喜歡香港的港漂畢業生，因為疫情後沒有合適機會，而只能回到內地去。」

作為「港漂」較資深一員，Amber一直有在「港漂」圈子裏進行公益活動，推動互相扶持的氛圍，包括安排舒緩壓力的線上講座、為「港漂」組織籌備及分發防疫物資；她亦在「小紅書」平台分享一些招聘訊息，讓有志在港發展的內地生在困難的時期找到工作。

Amber的公司需要經常接觸來自內地的專才，惟面對暴疫打擊，個人諮詢、企業招聘業務都明顯減少，她坦言：「我們的人工、租金成本是固定的，但是收入、資金回轉速度都降低了很多」，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才的流動性比不上從前。

「良禽擇木而棲，人才本來就是流動的，他們或會因為更好的工作前景、住屋環境、子女教育等因素選擇留在哪裏。」香港雖有不同計劃引進內地人才，惟Amber留意到，香港政策和執行效率的配合度較低，「例如特區政府2018年推出的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』，當中對企業的束縛仍然太多，每引進一個科技專才需要聘請相應的本地人員，增加了成本；加上有關申請要經過數碼港、創新科技署、入境處等審批，過程太繁瑣。」

### 指政府簽註減慢成吸才關卡

Amber又無奈地說，也許是疫情關係，特區政府辦事效率有降低跡象，本來聲稱可以兩周時間處理的個案，卻用了一個月才拿到工作簽註，「各政府部門應該統一、齊心協力去推動一項政策，現在總覺得哪裏卡住，影響了香港引入人才的流暢度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●Amber提到，面對暴疫打擊，個人諮詢、企業招聘業務都明顯減少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



●阿寶表示，疫情下新入職的同事面臨不少挑戰，身為上司需盡力協助他們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

### 個案2 保險陷寒冬期

三口家分離 女強人也有柔弱時

「當初有說控關三個月，我還說怎麼可能三個月？那對香港經濟影響很大的。」從事保險業的港漂阿寶憶述去年初第一波疫情時的心情，「我那時還很樂觀，甚至覺得頂多只是一個月吧」，穿着正裝受訪的阿寶，語速甚快、思維清晰，彷彿連受訪都講求「效率」。

惟現實是新冠疫情無法把控，政府一次又一次為抗疫措施「加辣」，「沒想到5月底之前，政府又說開始延期了。」回想起爆發初期的「淡定」，阿寶不禁苦笑道，「我當時還挺天真的……」

阿寶於2011年到港念研究生，轉眼間已近十年，現在已經是香港永久居民，「但我的內地戶口未有註銷，因為證件的關係，所以就趕在去年6月底前回內地辦理」，阿寶提到，當時恰恰香港又爆發第三波疫情，「家人其實都不讓我回來。」

由於阿寶的業務在香港，念初小的女兒又在港上學，於是就和女兒在去年9月開學左右回港；惟丈夫於廣州做生意，一家人只好分隔兩地，「剛開始其實還好，女兒要上學，自己要工作，其實沒什麼感覺。」惟11月份開始，香港疫情急轉直下，第四波爆發，「學校再次轉為網課，我又要每天回公司開會，

和丈夫分開第三個月，覺得自己快撐不住了」，說到與家人分離之苦，女強人般的阿寶也展示柔弱的一面：「我也考慮過是否回內地，但其實我們也無能為力，女兒天天都在問：『爸爸什麼時候過來？』」

為盡早與妻兒見面，丈夫也特意在年底安排好工作，提前在今年初到港團聚。阿寶笑道，自己家庭生活溫馨，工作上也藉個人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團隊，並在每年獲得不錯的業績，惟她坦言，「但我們從事保險行業，若我們或客戶沒法從內地到港的話，業績其實受到頗大影響。」

「我們這個行業很多內地客戶，也有不少人想加入這個行業，但從去年起，口岸封到現在，很多內地客戶的生意都做不了，」阿寶坦言：「以前付出十分努力，可能有五分回報；現在可能只有一分回報，很多保險員就直接不幹了。」她的團隊中便有不少年輕港漂，

去年全年只招了一個人，卻走了三個人，部分人不得已最終離港返回內地，可見疫下控關對人才流動帶來困擾。

### 兼顧輔導新人 去蕪存菁育才

阿寶指，疫情下新入職同事面臨莫大挑戰，不得不為他們擔心，「剛入行時，我們需要教他、帶他，他們沒有成績，或者遇上很多挫折，心裏難免會受到打擊。我們自己看了也不開心，所以一直在想該如何陪伴他們度過『寒冬』。」為此阿寶每天都會準時回到辦公室，當他們遇上什麼問題，也能第一時間施以援手。此外，她亦盡量保持積極樂觀心態，寄望此番業界低潮能集中淘汰掉一些不太專業，或只顧眼前利益揮快錢的人，「希望有心的新血可在這個時候打好服務、理賠等的基礎；待日後口岸全面開通，便有能力去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## 港吸才力轉弱 開支高成硬傷

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(IMD)去年底發布的最新《2020年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》(World Talent Ranking 2020)，香港於63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十四位，雖然比2019年上升1名，但仍明顯低於數年前的第九位。

報告顯示，在涉及人才的三大範疇中，香港於「人才準備度」表現最佳列全球第二，但「人才吸引力」及「人才投資與發展」則

稍遜，分別只排第十八位及第二十三位；而各分項中，香港生活成本高昂、公共教育開支偏低及勞動力萎縮，更屬於表現最差的一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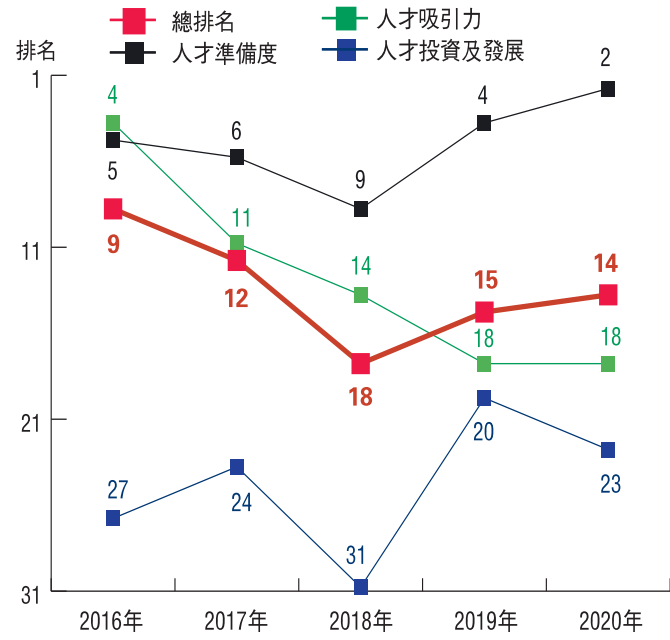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5年計，香港於「人才吸引力」範疇排名近年持續下降，由2016年的第四跌到近兩年的第十八位，而其餘兩範疇則呈波動走勢。另是次報告亦詳列各分項表現，香港的城市生活指數高達125.2(以紐約為基數

100)，於各地中「包尾」；而香港公共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3.1%，排第五十三位；勞動力方面則萎縮0.32%列第五十二位，三項均被報告列為「整體最大弱點(Overall top weaknesses)」

若與周邊地區比較，香港人才排名則屬亞洲第二，次於新加坡(9)，但比台灣地區(20)、韓國(31)日本(38)及內地(40)為佳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

### 香港人才排名變化



資料來源：IMD世界人才競爭力報告

